

## 都市言情

白领李海涛爱上了夜总会小姐叶子，叶子拥有令人惊艳的美貌和一颗脆弱的心，因为受过男人的伤害而不肯轻易付出感情。李海涛用自己真诚而独特的方式打动了叶子，但世俗的偏见和人为的磨难却使他们的爱情一波三折。与此同时，叶子的朋友小玉也疯狂地爱上了李海涛，并不惜一切代价来拆散他们。最终叶子选择了悄然出走，而机关算尽的小玉因得不到爱情而绝望自杀……

## 公司通知我去结算工资

“我说别说了！”“你冲我吼？你敢冲我吼？我就说，我偏说，怎么了？别说男人了，我都上过她，不信你去问问你心里的美人！哼，她爱好了，不知道吧？”“行了，你够了没有？”我一拍桌子，“腾”地一下站了起来。“哈哈，这样就急了，多大点儿事儿啊，都是当娘子的，都是贱货！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呢？你也不过是个嫖客！我告诉你李海涛，你记着点，你欠我的，总有一天，你会后悔的！”说完这话，小玉气急败坏地抓起小包走了。

我晕乎乎开车回家。停车的时候，因为有点晕，所以没看见后面的铁皮垃圾箱，我听见“哗啦”一声，就知道坏了。下车一看，后尾灯正好磕在铁皮垃圾箱的棱上，碎了。

睡不着，吃了一片安眠药，快半小时了也没动静，于是我又吃了一片。我没有忘记把闹钟拨到7点50分，比平常早了10分钟，无论如何，明天是不能迟到的。结果还是迟到了。早上起床一看，我的老天爷啊，10点25分！再仔细一看，昨天忘了按闹钟按钮，而手机落在了车座上，上面有35个未接电话，几乎全是我的顶头上司刘总打来的。

10点49分，我站在公司大会议厅门口舒了口气。推门进去，会议厅所有的人都看着我，德国老大停止了说话，皱着眉头。刘总对我咬了咬牙，示意我在后面的位子坐下。德国老大接着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，旁边的翻译一边点头一边还用个小本子稍作提示。我满怀歉意地坐下，却发现报告没带！“对不起，各位，对不起，我家里有点事儿，我的报告……忘带了！实在是对不起！”

这回事闹大了。下班之前，我被通知到刘总办公室谈话。他婉转地暗示我准备另谋高就，

并交回公司的车。

三天以后，公司通知我去结算工资。在接下来的六天里，我过得浑浑噩噩的，除了吃和睡，我每天晚上都和我那帮牌友玩牌——玩梭哈或者打麻将。

有时候玩完牌回到家里，我会想起远在天边的叶子，想起那个让我回味了无数遍的晚上，想起她美丽的脸，以及那抽烟时的样子。“给我一支烟”——那是她跟我说的第一句话。在这句话之前，我们还只是擦肩而过的陌路人。只是，我失去了她。可我又何曾真正得到过她呢？如果她在我身下呻吟时能暂时让我满足一种占有欲的话，那么当她第二天早上慵懒而又看似习惯地向我伸手要钱时，我还算不算得到过她呢？既然无从得到，也就无从失去。这半个多月以来，我的生活和对生活的领悟都有太多的改变，面对我的爱情和前途，我忽然觉得身心疲惫，举步艰难。我最后决定，忘了她。

就在做完这个决定的第二天晚上，我在打麻将时接到了叶子的电话，让我9点半到机场接她。叶子一上车，就点燃了香烟。“你这烟瘾可有点儿大啊！”我闻着她身上的香味儿说。“如果不是这烟瘾，你会认识我？……我昨天还跟小玉打电话来着，她都跟我说了。”“跟你说什么了？”“跟你说你们都谈清楚了呀，没事儿了呀，她说她也是一时新鲜劲儿，这不说是头两天又看上一男孩儿，是个小模特，正打得火热呢！”

06



## 军民情深

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、气象万千的雪山、草原、湖泊，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，更有纯朴善良、忠厚热情、不畏艰险、勇往直前的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。或许，这里是人间天堂，是灵魂的炼狱，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存环境、生命极限的运动场。在这里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舟共济，谱写了一段情深意长、英勇悲壮、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。

## 老人紧紧地地和鲁万有拥抱在一起

何玉不解地看了鲁万有一眼，心想：团长真是神了，去年刚一见面，就猜出我家在乌鲁木齐，住得离军区家属院不远。这会儿我提个挎包，咋又知道里面装的是信呢？

“去年实弹射击86环，投弹40米05，用你们连长的话说，只能算个及格。”鲁万有说，“你已经是老兵了，要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既然选择了当兵，就要当出个样来，你说吧？”马前进看看鲁万有，又看看何玉，心想，团长的家也在乌鲁木齐，听那口气，莫非他以前认识何玉，或是——

“巴托可是个锻炼人的地方呀！”鲁万有又说，“安安心心干吧，可不要辜负了党和人民还有你的亲人、朋友对你的期望。”他把“朋友”两字说得很重。“是！”何玉大声回答。鲁万有拍拍何玉的肩膀，轻声说：“好了，你去吧。”何玉往前走了几步，忍不住回头看了鲁万有一眼。

扎西贡布并没有离去，他一直不远不近地跟着。见鲁万有他们转回来，马上从藏袍里掏出一条牦牛尾巴，双手捧到鲁万有面前，恳求道：“鲁团长，太小的小意思了，请你一定收下。”

鲁万有记得，这已是扎西贡布老人风湿病痊愈后第五次给他送礼物了。老人给他送过酥油、风干羊腿、系有“罗松”的腰带，那条腰带是他让儿子到很远的地方用羊毛换的。尽管这样，鲁万有还是一次次谢绝了扎西贡布的好意。老人猜测，鲁团长可能不喜欢这些东西。他心里记挂着恩人，盘算着一定送他件称心如意的东西。前年秋天，他赶着驮有羊毛、皮子的牦牛长途跋涉来到一个交换物品的地方，左挑右选看中了一把镶有宝石的腰刀，用一堆东西把腰刀换了回来。去年一到夏季，老人便来到巴托哨卡，打听鲁万有

上山的时间。见了鲁万有，他满心欢喜地送上腰刀。鲁万有满脸笑容，接过腰刀不停地翻过来调过去地观看着，连声说：“好东西，好东西。”最终，他又把腰刀递给了老人。“好东西为啥不要？”扎西贡布急了。“老人家，”鲁万有浓眉下那双目光如炬的眼睛深情地看着扎西贡布，“好东西更不能收。收了这把珍贵的腰刀，我还算解放军吗？我还是鲁万有吗？把腰刀收好吧。”

扎西贡布明白了，雪莲花生长在雪山上，虽不常被人发现，花蕊却最珍贵。礼物有轻有重，心是不能用秤称的，难得的是那一片心呀。他在山下治病时，曾看见有人用牦牛尾巴扫床掸灰，灵机一动，给鲁万有拿来了一条牦牛尾巴。鲁万有眉开眼笑了。他双手接过牦牛尾巴，随即立正站立，郑重地给老人敬了一个军礼。老人的眼眶湿润了，紧紧地地和鲁万有拥抱在一起。

星期天的早晨是不出操的。战士们本该享受热被窝的温暖，磨蹭到8点多钟起床，可一个个硬是7点多钟就爬了起来。天虽然不亮，好在天空飞云走月，地上镀着一层银灰色。风，带着寒意吹在身上冷飕飕的。下岗的战士穿着皮大衣、毛头鞋，进了宿舍不停地跺脚、反复搓手。

“够了。有完没完，讨厌！”正在穿衣服的何玉冲他没好气地吆喝道。“咋起恁早？”哨兵不解地问。“团长他们要下山了。”三班长刘大刚说，“昨天下午不都告诉大家了吗？团长和人家医疗队、文工团忙碌碌为我们服务了好几天，咱不得送送他们。”

16

